

許燄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十一編 第十二冊

《通鑑音註》語音研究 (第一冊)

馬君花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一編

許燚輝主編

第12冊

《通鑑音註》語音研究（第一冊）

馬君花著



T1621377

1621377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通鑑音註》語音研究（第一冊）／馬君花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4+186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 12 冊）

ISBN 978-986-404-739-0（精裝）

1. 資治通鑑音註 2. 語音 3. 研究考訂

802.08

105013768

ISBN-978-986-404-739-0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十二冊

ISBN：978-986-404-739-0

《通鑑音註》語音研究（第一冊）

作 者 馬君花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9 月

全書字數 296665 字

定 價 十一編 17 冊（精裝） 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通鑑音註》語音研究(第一冊)

馬君花 著

作者簡介

馬君花（1969.09），女，回族，寧夏惠農人，文學博士。1993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獲學士學位；2005年畢業於寧夏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獲碩士學位；2008年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獲博士學位。同年進入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漢語史。現任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會員。在國內公開刊物上發表論文十餘篇，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項，省部級科研項目兩項。

提 要

宋末元初天台人胡三省於1285年完成的《〈資治通鑒〉音註》，是從中古音到近代音過渡階段的音韻文獻。

胡三省的《音註》被註字約3805個，語音材料約共75645條，其中包括反切、直音、假借、如字以及紐四聲法等。通過考察反切和直音，我們揭示了《通鑒音註》音系的特點，構擬了它的音值，並與宋元語音特點進行了對比研究。研究的結論是：

聲母有31個，其中全濁聲母有9個，它們是b、v、d、ɟ、ʒ、ɬ、z、g、ɦ。韻部有23個，韻母有61個，其陽聲韻尾有-m、-n、-ŋ三個，入聲韻尾有-p、-t、-k三個。聲調有8個：平、上、去、入各分陰陽。

《通鑒音註》是反映宋末元初共同語讀書音的文獻材料，其音系是承襲自五代、宋初、南宋讀書人遞相傳承的雅音系統。但由於地域、時代的因素，語音材料中偶或表現出吳語的特點。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一、《通鑑音註》概述	1
二、《通鑑音註》的特點及本書的研究範圍	8
三、《通鑑音註》在漢語語音史上的研究價值	17
四、前人研究概況	19
五、本書的研究方法	21
六、幾點說明	34
七、附錄	35
附錄 1：胡三省墓誌銘（胡幼文）	35
附錄 2：《新註資治通鑑序》（胡三省）	36
附錄 3：《通鑑釋文辯誤後序》（胡三省）	39
第二章 被註字在《廣韻》中的分布	41
第三章 《通鑑音註》的聲母系統	55
第一節 唇音	56
一、重唇音	56
二、輕唇音	63
第二節 舌頭音	73
一、定母的清化問題	74
二、端母與透母字混註	78
三、端組聲母知、章、莊、精組聲母混註的情況	79
四、同組塞音、塞擦音與鼻音的混註情況	86
五、特殊音註	87
六、端組聲母的演變特點	87
第三節 齒頭音	87
一、從母、邪母清化的問題	88
二、同組聲母混註的現象	92
三、齒頭音演變特點	97
第四節 舌上音和正齒音	97
一、知組聲母的演變	97
二、莊組聲母的演變	104
三、章組聲母的演變	107
四、中古知、莊、章、精四組聲母混註情況分析	112
五、舌上音、正齒音演變特點	135
第五節 牙喉音	136
一、牙音	137

二、喉音	145
三、牙喉音混註的問題	153
四、喉牙音與舌音、齒音混註現象	162
五、喉牙音與唇音聲母的混註現象	169
第六節 半舌音	170
第七節 半齒音	174
第八節 《通鑑音註》聲母系統的特點及音值構擬	183
一、聲母系統的特點	183
二、音值構擬	184
下 冊	
第四章 《通鑑音註》的韻母系統	187
第一節 -ŋ 尾韻的演變	188
一、東鍾部	188
二、江陽部	192
三、庚青部	195
四、-n 尾韻和-ŋ 尾韻的混註現象	201
第二節 -n 尾韻的變化	202
一、真文部	202
二、寒仙部	208
三、-m 尾韻與-n 尾韻的混註現象	218
四、陽聲韻和陰聲韻的混註現象	219
第三節 -m 尾韻的演變	220
一、侵尋部	220
二、覃鹽部	222
第四節 陰聲韻（一）	229
一、齊微部	229
二、支思部	243
三、皆來部	257
餘論：止蟹分合	265
第五節 陰聲韻（二）	266
一、歌戈部	266
二、家麻部	271
三、車遮部	281
四、魚模部	285
五、尤侯部	290
六、蕭豪部	293

第六節 入聲韻	299
一、屋燭部	300
二、藥覺部	304
三、質物部	306
四、薛月部	308
五、陌職部	312
六、緝入部	316
七、葉帖部	317
第七節 《通鑑音註》韻母系統的特點及其音值構擬	321
一、關於主元音問題	321
二、關於介音的問題	322
三、關於入聲韻尾的問題	323
四、關於陽聲韻尾的問題	325
五、唇音字的開合問題	326
六、《通鑑音註》韻母系統的特點	327
七、《通鑑音註》音系韻母表	329
第五章 《通鑑音註》的聲調系統	331
第一節 《通鑑音註》聲調的考察方法	332
一、胡三省的聲調觀念	332
二、研究《通鑑音註》聲調系統的方法	334
三、《廣韻》四聲系統在《通鑑音註》中的反映	335
第二節 《通鑑音註》聲調演變的幾個問題	336
一、關於全濁上聲變去聲的探討	336
二、關於平分陰陽的探討	343
三、關於入聲字的演變方向的探討	344
第三節 《資治通鑑音註》的四聲八調系統	346
一、四聲八調的理論依據	346
二、《通鑑音註》四聲分陰陽的討論	350
第六章 《通鑑音註》的音系性質	355
第一節 《通鑑音註》音切的性質	355
第二節 《通鑑音註》音系的語音基礎	357
第三節 《通鑑音註》音系的性質	359
一、內部證據	359
二、與南宋等韻圖《皇極經世解起數訣》音系的比較	361
三、與同時代的北方詞人白樸的詞曲韻部的比較	361
四、與元代吳語方言音系的比較	363

第七章 《通鑑音注》與元代漢語語音的比較	367
第一節 聲母的比較	369
一、聲母對照表	369
二、濁音清化	371
三、各組聲母的對照	371
第二節 韻母的比較	375
一、韻母對照表	375
二、舒聲韻部的比較	378
三、入聲韻部的比較	383
四、總體特點的異同	384
第三節 聲調的比較	385
第八章 與江灝先生商榷的幾個問題	387
第一節 兩種研究結論	387
第二節 聲母分析	390
一、關於知照組聲母分合的討論	390
二、關於從邪、船禪分合的討論	392
第三節 韻母分析	393
一、關於止蟹二攝的分合	393
二、臻攝的演變	393
三、山攝的演變	394
四、效攝的演變	394
五、假攝的分合	395
六、咸攝的演變	395
第四節 關於聲調和音系性質的不同看法	396
一、聲調系統	396
二、音系性質	398
第五節 研究方法的探討	399
一、窮盡性的語料分析法	399
二、反切比較法	399
三、層次分析法	400
參考文獻	401

第一章 緒論

一、《通鑑音註》概述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共 294 卷。胡三省，《宋史》、《元史》無傳，《宋元學案》僅有百餘字的小傳。《光緒寧海縣志》卷二十《藝文內編》墓碑類，據《胡氏家乘》載其子胡幼文所作墓誌，述其生卒年月及行歷甚詳。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之《祭胡梅澗文》（卷四十三，刻本，清道光二十年）、《師友淵源錄》（《清容集》卷三十三，刻本，清道光二十年）等文也有記載。胡三省生於南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卒於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天台人〔註1〕，世居寧海。字身之，舊字景參，號梅澗（或作梅澗）。寶祐四年（1256）進士，與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等人同榜，曾先後做過吉州泰和縣尉、慶元慈溪縣尉、揚州江都丞、江陵縣令、懷甯縣令。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任壽春府府學教授，六年（1270），回杭州，應廖延平之請，「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鑑凡例》」〔註2〕。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因薦入賈似道軍，主管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上禦敵之策，言不獲用；戰敗，歸鄉里。官終奉朝郎。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元軍攻陷臨安，浙東大亂，在從寧

〔註1〕關於胡三省的籍貫，胡克均認為是寧海縣，不是今天的天台縣，其文《關於胡三省的籍貫問題》（《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6期）有詳細的介紹。

〔註2〕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第1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30頁。

海到新昌避兵亂的途中，所撰《音註》散失殆盡，多年心血毀於一旦。南宋滅亡後，隱居鄉里。亂定，復購他本重新作註，元世祖至元二年（1285年）定稿，以成今日流傳之註本。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註云：「按胡氏……事略見袁桷《清容居士集·師友淵源錄》，有云：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稿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鈔定註，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定註今在家。全祖望《鮚埼亭集》有《胡梅磻藏書窖記》云：南湖袁學士橋即清容故居，東軒有石窖，即梅磻藏書之所。清容又有《祭胡氏文》，專舉註《通鑑》一事，稱爲司馬氏功臣。……《宋元學案》列胡氏於深甯門人，亦僅收《通鑑註》與《史炤釋文辯誤》兩序。所著《竹素園集》一百卷，盧文弨《宋史藝文志補》、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皆載其目。《江東十鑑》、《四城賦》，全（祖望）記云不可得見，是則胡氏著述散佚者久矣。歸安陸心源《宋史翼》，採《台州府志》，列胡氏於《遺獻傳》，無他事跡可考。」〔註3〕民國初年修訂的《新元史》根據胡三省的《新註資治通鑑序》爲他作了53字的介紹。1945年陳垣著《通鑑胡註表微》，全面介紹了胡三省的生平、抱負、治學、民族精神，介紹了胡三省《音註》的內容。

胡三省的著作有流傳至今的只有《資治通鑑音註》和《通鑑釋文辯誤》。

胡三省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爲《資治通鑑》作了詳盡的註釋。最先給《資治通鑑》作註的是司馬光的門人劉安世《資治通鑑音義》十卷，但很快就失傳了。南宋時期，《資治通鑑》已經有三家釋文：一是司馬康《釋文》，刻於海陵（泰州），故稱海陵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有二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六卷，現已不存。二是史炤《釋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作三十卷，馮時行的序，今存。三是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本《通鑑》，正文之下亦有附註，世人謂之善本，號稱「龍爪《通鑑》」，現已殘缺。這些版本的註釋，胡三省的父親胡鑰都不滿意。胡鑰曾有志於爲《通鑑》作註，他對比研究過各種史書的註本，洞悉《通鑑》各註本的得失，並且認爲海陵本《釋文》是僞託之作，絕非出自司馬康之手。但因病未能撰作。他臨終前要求胡三省完成其遺志。《新註資治通鑑序》云：

〔註3〕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資治通鑑》（第1冊），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1頁。

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迹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註解多矣。章懷註范史，裴松之註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革、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呬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註4〕

家庭的薰陶和父親的臨終遺囑，是胡三省爲《資治通鑑》撰作《音註》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個客觀原因是當時沒有一個好的《通鑑》註本。其《通鑑釋文辯誤後序》云：

《通鑑釋文》行於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陵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寘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於正文下附註，多本之史炤，間以己意附見，世人以其有註，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註》，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炤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註5〕

又：

今之時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更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

〔註4〕 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9頁。

〔註5〕 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後序》，《資治通鑑》（第20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87頁。

今《辯誤》爲公休辯誣，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註其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於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略而不錄。〔註6〕

根據胡三省考證，第一、第三兩書都是書賈請人做的，海陵本託之於司馬康，費本間有自己的意見，都是從史炤《釋文》抄襲而來的，文字大同小異。史炤《釋文》較後二者爲佳，草創之功不可泯滅，但其註粗疏簡陋，舛謬頗多，胡三省作《通鑑釋文辯誤》十二卷，做了許多糾正的工作〔註7〕。

第三個原因，就是胡三省自己對《資治通鑑》的價值的認識。其《新註資治通鑑序》云：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弑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註8〕

胡三省中進士後（1256）即奉父命刊正偽託的海陵本劉安世《資治通鑑音義》。其《新註資治通鑑序》云：

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

〔註6〕 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後序》，《資治通鑑》（第20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88頁。

〔註7〕 馮惠民：《〈通鑑〉胡註略論》，《史學月刊》，1983年6期，第30~36頁轉60頁。

〔註8〕 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8頁。

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汜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註9）

又，據《光緒海寧縣志》所載其子胡幼文所作的墓碑云：

舊註司馬公《通鑑》，中經散逸，購求他本爲註解，手自抄錄，雖祁寒暑雨不廢。諸子以年高不宜爲言，則曰：「吾成此書，死而無憾。」（註10）

按照《新註資治通鑑序》，胡三省自南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中進士時開始，約於度宗咸淳六年（1270）到臨安前，撰成《通鑑廣註》97卷，註文不與正文混雜；《論》10篇。南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元軍攻陷臨安，在避亂新昌的途中書稿散失；南宋滅亡，他歸隱鄉里，又購買了《資治通鑑》，重新作註。此次作註，則改爲隨文註釋，並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考異》置於自己的註後。我們今天看到的胡三省的《資治通鑑音註》即是後者。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這項工作才最終完成，歷時約30年。

《資治通鑑四庫總目提要》云：「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爲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訓詁，浩博奧衍，亦非淺學所能通。光門人劉安世嘗撰《音義》十卷，世已無傳。南渡後註者紛紛，而乖謬彌甚，至三省乃匯合群書，訂訛補漏，

〔註9〕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9～30頁。

〔註10〕轉引自周祖謨《胡三省生平行歷考》，《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506頁。

以成此註。」〔註11〕又《四庫全書·資治通鑑·提要》云：「通鑑文繁義博，貫串最難。三省所釋於象緯推測、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諸大端，極爲賅備，讀《通鑑》者奉爲圭臬，真不啻《左傳》之有杜當陽矣！」〔註12〕由於胡三省的註詳盡具體，所註範圍又十分廣泛，博大精深，胡註本身已經成爲一部學術著作。清胡林翼把胡註中有關兵事的部分全部收入他的《讀史兵略》，顧祖禹在編撰《讀史方輿紀要》時也稱「尤所服膺，採輯尤備」，足見對胡註的重視。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更進一步說：「史炤功在革創，究尙粗疏。至胡三省始成巨觀，可云青出藍，藍謝青，《通鑑》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註13〕

然而，給《資治通鑑》作註並不容易。

首先，可供借鑒的材料有限。在十七史中，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有註，其餘十三史都沒有註。從《晉書》以下至五代，都要自己去做，工程浩大而且艱巨。司馬光等五人修《資治通鑑》用了十九年，胡三省以一人之力爲之做註前後用了三十年。對於史書的註解，胡三省《資治通鑑音註》之前，流傳於後世的，《史記》有張守節《正義》，司馬貞《索隱》，裴駟《集解》。《漢書》有服虔、應劭、如淳、徐廣、韋昭等人的《註》，還有顏師古的《音義》。《後漢書》有李賢、劉昭的《註》，《三國志》有裴松之的註解，《晉書》有楊正衡的《正義》，等等，這些都是胡三省可以借鑒到的、被經常引用甚至承襲的好材料，這些人名和書名在《音註》中屢屢被提及；加之宋代學者的著作，都可以參考，撰寫的難度尙小。晉以後的各史，雖有唐代何超的《晉書音義》、宋代竇苹的《唐書音訓》、董衝的《唐書釋音》以及徐無黨的《五代史記註》等，但多限於一朝一代史，又大都失之簡略，或者只註音義，或者偏重義例，鮮有可取。所以這一部分必須是胡三省自創，在難度上和價值上又大於前四史。

在胡三省的《音註》中，引用前人之說是顯而易見的。經常提及的除了上述顏師古、李賢等人的註外，同時被提及的還有《左傳》杜預的《註》、《三禮》

〔註11〕〔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三《資治通鑑》條，南開大學文學院多媒體中心整編。

〔註12〕〔清〕紀昀：《四庫全書·資治通鑑·提要》，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出版社電子版（文淵閣本）。

〔註13〕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100，上海書店出版社，第937頁。

鄭玄的《註》、郭璞的《水經註》、杜佑的《通典》，以及許慎的《說文解字》及後人附於其下的反切、《字書》、《經典釋文》、《唐韻》、《廣韻》《集韻》、《類篇》、《群經音辨》、還有《龍龕手鏡》，等等。

其次，《資治通鑑》規模大。《資治通鑑》紀事時間跨度很大。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始，訖於後周顯德六年，囊括 16 代，貫穿 1362 年的歷史。全書 294 卷，約 300 萬字，卷帙浩繁，人稱難讀，作註更不容易。胡三省的《音註》分散列於《資治通鑑》294 卷正文之下，字數與《資治通鑑》相近，其間訓釋音義、校勘補正、考訂辨誤、評論史實等等，30 年間獨自擔當，足見其工作的艱辛及其艱苦卓絕的精神。胡克家《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云：「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一書，為史家絕作；元天台胡身之之音註，弘通博洽，……數百年來，學者奉為寶書久矣。」〔註 14〕

第三，寫作環境惡劣、物質條件艱苦。胡三省生當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他出生以前，金人已占領了北部中國，還在幼年，蒙元又滅金侵宋；他是在長期的宋元戰爭環境中長大的。他的創作，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進行的，生活之艱苦可以想見，可供參考的圖書難得，可以請教、討論的人難求。動盪之世，經常輾轉奔波，居無定所。艱苦的條件他並不以為苦，只是遺憾自己不能知己註之失，無處從而取正。他的這種遺憾在其《新註資治通鑑序》裏表露無遺：

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辨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眇，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註 15〕

〔註 14〕 胡克家：《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資治通鑑》（第 20 冊），中華書局，1956 年版，第 189 頁。

〔註 15〕 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版，第 30 頁。

二、《通鑑音註》的特點及本書的研究範圍

胡三省作《音註》主要是爲了人們讀懂《資治通鑑》，旨在通史義、辨史實。其註釋的範圍極爲廣泛，用他自己的話說，「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註 16〕。對於《資治通鑑》所涉及到的名物、制度、地理、職官、史論、字音，大至象緯推測、地形建置、制度沿革，小至草木蟲魚、膳食酒飲、文字音讀等等，都進行了大量的註釋，詮釋音義、考訂異同、校勘脫訛、辨明史實、增補史料……總之，凡有利於閱讀《資治通鑑》的，幾乎無所不包，爲閱讀《資治通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不但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在漢語史上也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胡三省《通鑑音註》〔註 17〕是訓詁範疇的著作，他是爲了人們讀懂《通鑑》而著的旨在通史義、辨史實的訓詁書。其註釋的形式是隨文釋義，即按照原文的先後順序，在需要解釋的地方進行註釋。黃侃先生說：「訓詁就是用語言解釋語言。」〔註 18〕胡三省既爲原文作註，也爲註文作註。爲註文作註指的是爲別人的註解作註釋，先引別人的註解，然後列出自己的看法。這種註釋其實有辨析的成分。

本書的研究，著眼於其中的語音材料，藉此考察宋末元初漢語的語音面貌。《通鑑音註》中有極爲豐富的語音材料。據我們窮盡性統計，其語音材料約共 75645 條。這些材料散列於《資治通鑑》294 卷正文之下，表現形式有反切、直音、假借、如字、紐四聲法、古某字等。這些材料對於我們研究宋末元初漢語的語音特點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胡三省《通鑑音註》與註音有關的材料的具体特點如下：

（一）引用前人註音

《通鑑音註》引述到的著作或作者非常多。我們做了簡單的整理〔註 19〕，結果如下：

〔註 16〕 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版，第 30 頁。

〔註 17〕 按：本書稱「音註」、「胡註」都是指胡三省「通鑑音註」；稱「資治通鑑」爲「通鑑」。隨文便宜行事，不再註明。

〔註 18〕 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81 頁。

〔註 19〕 按：本書僅列出與語音有關的材料中涉及到的書名、人名，只涉及訓詁、史實等方面的引述不在此列。